#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

新刻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

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治河之役　朝廷以付托於公者甚重大疏所薦一一俞允且章劉諸君孤皆素知其才必有底績之效也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鉅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惟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嫌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

反爲人所搖自爭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療於垂成此豈　廟堂不爲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爲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顧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眾議居中握筭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

答河漕按院林雲源言爲事任怨

辱示練湖開復奔牛建閘及清查灘占俱修舉水利實政向來未有如執事之留心審處者也仰甚慰甚

利於公者必不利於私怨讟之興理所必有顧　明
主在上懸衡以運天下功罪賞罰奉天而行雖有謗
言亦何足畏耶孤數年以來所結怨於天下者不少
矣儉夫惡黨顯排陰嗾何嘗一日忘於孤哉念已既
忘家狥　國遑恤其他雖機穽滿前衆鏃攢體孤不
畏也以是能少有建立願執事勉之執事前所建論
皆已次第覆　允東南之民受福不淺　明主何嘗
不納忠言哉誠有裨於實用雖累千萬言不爲多也

答薊遼總督張心齋言東師報捷

得報知東師告捷當　嘉禮告成之日有此奇功眞

不覺展齒之折也捷奏須言遼左將士節荷　聖恩破格鼓舞增兵增餉故人心思奮蓋此數事皆孤面承　天語處分者所謂戰勝於　朝廷也至於閣臣前已奉　旨不得敘功幸免齒及

答凌洋山辭餽助

承教以孤辭祿守制特捐俸以助不給深荷厚情但孤自念受事以來四方餽遺雖巳槩却然於一二相知閒有量受者今則雖至相知者亦不敢領非以自絕於長者也念孤今日暫留但以被　君父非常之恩艱鉅之托不得不棄家捐軀以圖報稱非有利於

于下也故上不受公家之祿下不受朋友之餽惟亦仡仡一身光爭淨一心以圖　國家之事而不敢一毫有所希冀於鄙心乃安耳盖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伊尹一介不取故身犯天下之大不避而人不以為非諸葛孔明言臣歿之日不使家有餘財廩有餘粟以負陛下孤雖不肖竊願為之執鞭焉若獨辭公祿以沽名而又受私餽以自潤上欺其　主內欺其心孤不敢為也辱在心知故直吐其愚萬惟垂諒

答宜都知縣許印峯

近訪知執事前在閩中爲羣黨搆陷誠爲誣枉昨已致書兩院爲執事昭雪今尹宜都之政宜從薦錄以雪沉誣幸益堅雅操以需大用未可以暫蹶自阻也遠祖孤塋辱垂青掃拂存沒不敢忘便此附謝

答翰學張陽和

不孝積愆累殃遘茲閔凶遠辱慰言勤惓無任哀感又承遠奠敝廬尤切銜戢但四方相知往吊者俱已辭郤雖諸公于孤有相知之雅亦不敢當諒小兒在家必已具書辭謝矣人旋情事卒卒不悉欲言

答織造太監孫東瀛

近有 旨停罷織造實出 聖母 皇上軫念小民
至恩孤面奉 聖諭行之者也承示在今年已派上
緊完解則 上供不致匱乏民困亦可少蘇慰甚先
君葬期在四月十六孤凝俟 大禮告成即疏請歸
葬矣頃承斡脱深荷雅情人旋草草附謝别具奏稿
一册有近奉 聖諭謹附一覽
答薊鎮總兵戚南塘計邊事
孤之此行甚非獲已 君恩深重寧敢亢違到家事
完即星言赴 闕矣薊事已悉托之鳴泉公渠乃孤
之門生最厚諒不相負自被總督新命聽其議論觀

其意向便視薊如家士大夫有短足下者即力為辯釋可以知其用意之厚矣願足下自處務從謙抑凡事關利害宜直披情悰虛心商確而行勿定執己見勿心口異同與人爭體面講間氣南北軍情務須調適法行一槩勿得偏重凡浮蠹冗食之人悉宜除汰畜之無用徒招物議其處置屬夷一節不可視為細事務宜恩威互用使之知畏且懷為我外藩可也邊疆事重孤雖去不敢須臾少忘頃奉 上諭凡機密重務許以不時奏 聞閫外之事部署已定幸足下倍加審慎勿以孤之暫去而遂易慮也途中仍行奔

喪禮不見賓客不敢煩勞旌節鳥銃箭手矯健者用五六人餞佩不必相隨矣往廻途中亦不差人迎送幸惟體諒

答司空李義河

別後十九日至邯鄲七日之間行千有餘里雖星言夙駕馳騖風塵然心以得歸為快殊不知勞唯犬馬戀主之情闕庭之念則不能頃刻忘耳即日會湖親家於官舍款語移時殊慰濶懷但匆匆遂別終未罄所欲言也計來月初間可抵敝廬盛使回草草附此以報嚮往

答周王

孤竊慕休聲久矣茲以得請歸葬道出淇澳遙望清光益深懸仰荷辱睿情差官遠迓兼賜珍貺感戢之衷言不能悉念孤此行銜哀奔赴一切奠餽毫不敢受以睿情深重又不敢儩辭謹拜珍食嘉菓餘輒璧諸使者匆匆附叩容還朝之日專啓修謝也

答本兵方金湖言邊功宜詳覈

遼左之功信爲奇特伏奉聖諭俯詢謹具奏如別揭但細觀塘報前項虜人有得罪土蠻欲過河東住牧等語雖其言未可盡信然據報彼旣擁七八百騎

詐謀入犯必有準備我偏師一出即望風奔潰斬首就戮曾未見有抗螳臂以當車轍者其所獲牛羊等項殆類住牧家當與入犯形勢不同此中情狀大有可疑或實投奔之虜邊將疑其有詐不加詳審遂從而殲之耳今奉 聖諭特獎勢固難已但功罪賞罰勸懲所係萬一所獲非入犯之人而冒得厚賞將開邊將要功之隙阻外夷向化之心其所關係非細故也且李成梁節被 寵賚已不為薄異時邊將以功廕子未有世襲者而渠二子廕必世又皆三品以上大官今再欲加厚惟有封爵耳 祖宗舊例武臣必身

臨行陣斬將搴旗以功中率乃得封今據所報彼固未嘗領兵當敵如往者戰平虜擒王杲也昔雖賞廕今乃加封厚薄亦非其倫也孤待罪政府十年之間措畫該鎮頗殫心力今奉 温綸謬獎亦豈不欲掠此勲閥以為光寵但其中實有未安於心者故不敢不披其愚望公虛心再審務求至當以服人心若果無可疑則功懋懋賞 國家自有彝典孤何敢強置一喙哉統惟鑒裁

居廬答稼所鳳盤乾菴瑶泉四相公

比者蒙 恩賜假晝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舍十六

日幸克襄事烏鳥微情於是少遂仰荷鼎力維持獲如初願行時屏厚情種種頃兵部差官至又承遺奠優渥存歿均被嚮結未伸中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游子歸來欝懷頓解强起加餐然欲如嚴言以五月中旬扶輿趨 命則未能也不得已再乞寬限語具別揭中更煩台重於 面對時曲爲一請庶獲部願惟公垂念焉情事卒卒不悉欲陳統惟鑒亮

## 答樞輔張容齋

比者蒙 恩賜假歸葬晝夜遄征以月之四日抵敝

望十六日奉先人柩歸塟之幸免褻事仰賴曲力維持獲遂初願行時又承遠送厚情種種言不能謝中心藏之而已老母入春多病忽見孤歸轡懷頓解強起加餐即欲遵
旨力疾就道長途暑月遠涉未能不得已再乞寬假俟秋凉同發仰賴台重於
聖母
皇上前一達微情倘蒙
俞允俾得遂迎養之願孤一心奉公妳無憾矣賚奏人去草草附謝不悉欲言

答松谷陳相公

去歲長公至辱翰旣時正聞先人之訃痛若拂欝未能修謝比得請歸葬秖舍又辱遣奠賜慰哀感之衷

腓言所悉中心藏之而已不肖自罹大故求歸未得含茶茹毒蒙垢忍辱鬚髮皤然已具足老狀矣茲幸聖慈見憐特允歸葬終天之恨始得少宣焉前於文華辭別　主上灑泣哽噎再三諭將母速來今亦不敢再乞終制獨以老母多病暑月未能遠涉不得已復請寬限如不獲允則不肖當先行趨　命留老母俟秋涼徐行耳承垂念惓惓使旋草草附謝并告嚮往別具粗帛從俗禮也餘容專啓

答憲長周友山

孤之此行本屬初意今荷　聖慈特允獲遂夙心所

謂求仁而得仁也他何知焉茲奉翰示戀之一字純臣所不辭今世人臣名位一極便各自好自保以固享用至哉斯言學者於此能確然自信服行勿失便可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非謾見諛聞所可窺也佛氏立位聖果以十信爲初地直至超登果位不過圓滿起初一信字願執事于此自信而已

答甘肅巡撫董石坡

不肖孤得　吉南歸以四月四日抵舍十六日幸克襄事先後奉華翰四函公所經略咸盡事理但俺酋

此行非其本意前在宣大奉約束甚謹不肖毋有戒
諭未嘗不斤斤聽從即今西行亦必無擾若其部衆
或有不戢者但以鄙意傳示之無足慮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言內府清汰鋪墊
不肖以六月望日抵　闕下仰荷　主上隆禮殊恩
捐糜不足言報忝在知己輒以奉聞辱示三府解布
事具悉布之精粗不在斤兩輕重何必取足于三斤
耶先呈樣布具題請印事理極當但起解時須官爲
親驗毋容奸徒攬解侵漁則弊孔自除况近日內專
諸閹皆已清汰庫夫積猾皆已枷斃諸鋪墊等費率

省十三奸人亦難盡以藉口矣

答河道巡撫潘印川計淮黃開塞策

前在途中得治河大議比至都司空言此大事宜速請
旨以便舉事此時初至酬應匆匆未及廣詢且意公議已審不宜更作異同以撓大計遂一一覆允乃近日得一相知書論河上事如高家堰之當築河淮之當合皆略與大疏同惟言崔鎮口不宜塞遙堤未易成則不肖亦不能無疑焉夫避下而趨虛者水之性也聞河身已高勢若建瓴今欲以數丈之堤束之萬一有蟻穴之漏數寸之瑕一處潰決則數百里

之堤皆磚無用所謂攻瑕則堅者瑕矣此其可慮者一也與時河強淮弱故淮避而溢于高寶決于黃浦自崔鎮決後河勢少殺淮乃得以安流高家堰乃可修築今老河之議既寢崔鎮又欲議塞將恐河勢復強直衝淮口天妃閘以南役有橫決之患而高堰亦終不可保此其可慮者二也前傳后川在河上與吳自湖議大相矛盾今在事諸君多主傅議而非吳言然天下之事惟其當而已矣必此之是而彼之非乎不肖有此二端不得于心謹此奉聞幸虛心詳議見教果皆無足慮言者云云皆無足採則堅執前議可

也若將來之患未可逆覩捐此八十萬之費而無益於利害之數則及今亦宜慎圖之如嫌于自變其說但密以見教俟臺諫建言可也過望留神以便措畫

答憲長林碧川

辱華翰深荷雅情承教河上事宜捲讀再四敬服經濟宏猷崔鎮緊塞他日必有二火交鬭之患即高堰謬築恐亦不久昨巳密書印川公令其再加詳議圖惟永終然不敢謂其言出于公也

答憲使張周田

曩地特借重望非以資進者也榮代後舉即赴

任過家不必淹留際此清時雅懋樹勳庸以需大畀實所望也

答潘印川

前奉手書以河事請問辱翰示條析事理明白洞悉鄙心乃無所惑然籌畫固貴預定興作當有次第今歲淤落之時且急築高堰以拯淮揚之溺徐觀淮流入海之勢乃議塞崔鎮至於蕭縣以北上流之工又當俟河淮安流乃可舉事蓋此大役不獨措理經費之難且興動大衆頻年不解其中亦有隱憂元季之事可爲大鑒今之進言者喜生事而無遠圖又每持此

以歸咎　廟堂坐視民患不為拯救不知當軸者之
苦心深慮也百凡幸惟慎重審處以副鄙願

答憲長張敬齋

春間保安賊殺人於道據差人親見橫尸路隅此時
據報有兩處今該道再三查審止稱一處或差人妄
報未的耶禦人于貨與庫藏被刼有問但隱匿不報
則違近日　明旨其罪有難辭者安大叅剛毅廉正
昨孤已開送銓部可備廵撫之選此一事豈足累之
但係該道信地恐難逭責唯叅語宜從輕耳承詢及
敢盡區區幸惟裁擇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屬華翰領悉近日薊鎮報長昂董忽力阻截各部貢馬要求增賞此必混同西虜易馬上谷已獲重利故不樂就喜峰之貢也如此宣府市馬安得不多將來東虜既不許貢則宣府市馬必當有處不然恐難獨支也又報青酋與土蠻結謀入犯有屬虜於月初青酋尚在宣府為市何嘗東行比得大疏言此酋市畢將西赴俟[illegible]求擬始釋方金湖公於東偏事不甚閑習昨聞薊眾即欲稱兵討罪孤亟止之言此事不足煩大兵可以討取也故擬 旨付彼中督撫處置蓋

此等事大有關係者數須是寬鬆乃有轉身地大槩則難於收拾矣青酋若有西行的信望即示知俺答部中近有人回否

## 答薊遼總督梁鳴泉計處市馬

辱華翰并別楮云云俱悉尺昇事前奉書未至適蒙翰示不知近已得要領否二酋作祟非一日然其諸部仰給於我久矣豈肯捨其厚利而從彼為逆乎頃所以能惑之者以彼近於宣府雖在青酋部中市馬獲厚利頗為饜飽必誑其衆曰貢馬上也何為東西市價懸殊我等今年且不貢求加添賞賜若不加賞

衍土蠻青酋糾衆入犯我等爲之嚮導縱是薊鎮絶了撫賞我等自去宣府賣貨何賴于薊耶犬羊愚計必出于此以爲　朝廷畏之當曲從其請耳然彼諸部久廪豢養今雖暫爲所劫終亦不能背爲公討者當先之以文告曉諭諸部落爲逆者獨彼二人汝等素受　國恩豈可一旦從彼以作反自失厚利今　朝廷聞汝等不貢將絶其撫賞舉兵加誅又行文宣府此後西虜入市須一一盤詰不許夾帶土蠻及屬夷人若訪有長昻董忽力在彼即便縛來薊鎮連年築臺練兵正無試處遼東人馬不過十餘萬猶能將士

斬殺得七殘八敗况我薊鎮雄兵有三十萬車騎連雲火器如山土蠻入犯赴是送死我先將土蠻殺敗了然後將汝等屬夷頭目盡行誅戮追了 勑書盡行驅逐出塞那時汝等悔之無及彼中聞此言未有不懼者然後計圖二酋或潛兵掩取或重賞以購致之無難也若二酋能悔禍服罪自致塞下亦可待以不死不必深治矣昨本兵覆奏頗涉張皇故擬 旨從公等處置此在公與戚帥密圖之而已

答棘卿劉小魯言止捌山勝事

不肖孤還 朝後三奉翰教厚情繾綣中心藏之老

毋舟行伏庇粗安已過洪入閘計九月初可到矣屢垂念感謝承示買田玉泉事初發此念爲他日歸來往來尋勝駐足地耳今身羈塵鞅歸期未卜即便得歸亦不過芒鞋竹杖與閒雲野鶴徜徉於烟霞水石間何至買山結廬爲深公所笑耶當陽厚意媿不敢當據其圖樣結構不小費當不下千金一縣豈能辦渠必申請上司按撫諸公聞之亦必動支公帑紛紛多事徒增煩擾且孤近日嚴禁各處刱造書院聚徒冗食乃身犯之何以率人煩爲謝胡令亟爲停止厥於鄙心爲安也承教直吐其愚幸惟吾諒

答總兵戚南塘

承令弟厚意所寄錦帳祇領用爲母壽餘輒璧諸來使耳此中謝外寄督府梁公書稿奉覽以便留畫

答吳道南

自去歲罹先人之變海内相知無不爲孤痛惻者自於門下投分不淺乃竟無一字以爲必相忘矣奉手諭乃知其故復以自解往公在邊與人結恨甚深而蒲州相公乃獨器獎謂公爲別時曾投書與之具有經濟之略深加歎服此亦公論之不能泯也倘未即忘世宜乘時鵲起以懋建勳庸奏對稿略載近事

便附一覽諸惟鑒存

答應天巡撫

毛二守被劾甚重　上覽之發下重擬孤即對言若所劾果實誠宜重處但恐有枉耳及出見太宰云所劾虛實固未可知然其人素亦不滿於公論遂從提究頃奉華翰不勝恨恨會崔道長人去即爲之申理渠若肯虛心不執初見自爲昭雪甚善不然姑且置之以俟後人可也今後凡任事任怨之人宜預將護俾得展布待其被劾而後拯之則無及矣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前承疏揭已屬之禮曹覆行會宗伯與儀司俱初任部務叢集未能排擘遂淹至冬初乃得題覆頃亦聞閩中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不足以見執事之能以師道自任也幸益堅雅志以副所期

答兩廣劉凝齋

頃林賊復回廣東彼中無素備其文武將吏又皆庸駑竟令縱洋而去殊可恨也以公昔在閩中當留意於此而閩人又皆樂爲公用故特借重一行且廣中吏治偷窳近稍稍振刷而積習未殄望公之留意也然以公重望乃不引置於廊廟而復令徊翔於遠徼

國又有蔽賢之咎矣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承華翰知已入關視事欣慰廣甯西行堅守約束西鎮所以撫處之者亦中機宜此邊圉之福也頃已托宣大軍門諭彼早回渠方窘困聞孤之言欣然奉令此酋歸後西鎮安枕無事矣

答憲長周友山明講學

承華翰及公移一通俱見公學問得力處所謂實際也敬服今人妄謂孤不喜講學者實爲大誣孤今所以上佐　明主者何有一語一事背於堯舜周孔之

道但孤所爲皆欲身體力行以是虛談者無容耳頃借楚侗開府閩中亦欲騐其學之分際不知能副所期否

答甘肅廵撫侯掖川

虜王乞番僧追貢事已屬本兵議處渠既係烏思藏一種自難却謝但止可照西番闡化諸王例若欲如北虜貢馬則不可許也順義前在宣大亦曾餽孤以馬疋弓矢彼時止托督撫諸公以書謝之量與回答盖孤職在密邇義不得與外夷相通今承寄渠書亦如宣大例煩公爲孤作一書答之中間畧說渠西行

勞苦既得見佛宜遵守其訓學好戒殺竭忠盡力爲
朝廷謹守疆場享壽考太平之福不宜聽後生妄爲
自生苦惱所言番人追貢事此種僧人久失　朝貢
本當絶之茲因渠之請乞特爲允許但止可照西番
例從陜西入貢若欲如虜王諸部落貢馬等項則不
可也明春可即回巢住牧自渠行後西邊部落俱競
競奉法惟青把都一種稍覺參差以是渠宜早囬約
束諸部堅守約束以終前功亦不辜區區數年懐柔
撫綏之意也渠每年賞賜段匹等物内庫俱一一送
與孤看過然後發行渠安得知之書中亦可略及此

意外仍希處蟒衣二疋紵絲二疋茶百斤米麵下程一分以犒勞之見渠書已到也有便乞將寄去書稿并索渠收過禮物回文見教餘匆匆不悉

答司空雷古和叙知己

不肖昔於門下有忘年之契今遇　英主御極正宜備求耆碩共佐昇平而翁乃頓跡烟霞高謝軒冕俾經綸終卷膏澤自腴皆不肖蔽賢之咎也惶愧惶愧不肖猥以淺薄謬膺重任竊見嘉隆以來紀綱頹墜法度陵夷駸駸宋元之弊藪自以親承　顧命之重幸逢英明之　主不揣綿力欲一舉而振之乃以此

致恨於羣小流言不啻於三至矣然禮義之不𠍴何恤於人言聖賢之學有舉世不見知而無悔者况高明超曠如翁者猶有取焉則雖不見知於世固無悶也雨承翰教深荷雅情賢郎端雅有志器堪大受當為翁有子賀人便草草附謝并布腹心

荅南司成許海嶽

南中士習偷窳久矣往居公銳意振刷雖若少驟然其意未為不善公承其後補苴潤色加以素望先聲自有不動而變者事干典制或須題請其餘則皆司成所得專者惟在飭躬端範積久以格之耳辱華翰

垂問深荷雅情別楮云云深合鄙意蓋忠臣雖在遐遠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敬服敬服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

辱示邊情一一領悉虜酋盡糾諸部而西此其意誠不可測但土蠻與之睽離已久一旦舉十萬之衆與之同往彼以何道而能驅使之耶若果有此必青酋所為然亦未必能辦十萬也此酋近日情狀可惡仍宜嚴切諭之孤竊料順義此行縱有諸部之助亦必取敗夷狄相攻在我為利但不如勸彼回巢維持貢市更為完善也長昂事尊諭謂處之不可苛責太過

以激變尤不宜招來太草以起玩公策之甚善前已
示意彼中督撫但廣布文告以携其黨而勿遽爾稱
兵以致不可收拾嚴爲之備徐觀其勢而處之犬羊
嗜利畏威終當入笠鳴泉公亦有方略者諒不致損
威起侮也承教當再爲囑之

答王鑑川

別來一歲中奔命驅馳憂瘁萬狀重蒙　聖王垂念
烏鳥私情老母入京又荷　兩宮聖母慰問勤惓賜
賚優渥夫士感知已之分一飯之恩猶欲以死酬報
況如不肖者將何以仰答　聖恩於萬一乎自是當

永肩一心矣夙靡他雖舉世非我亦有所不暇顧矣厚華翰深荷垂念厚惠槩不敢領輒璧諸使者草草附謝別具奏對稿一部頗具近事本末附塵覽

## 答邊鎮督撫

向者南歸奉 聖諭遼東大捷命孤議擬恩賞比時心切疑之嘗以請教隨具一密疏入告及孤入 朝則業已處分矣近得安道長一書據其所訪則與小疏一一符合何當事諸公之不審處一至于此也今大賚已行固難追論但賞罰勸懲所係乖謬如此殊為可恨謹錄疏稿及安君書奉覽幸惟秘存

答少宰楊二山

遠辱華翰獎許過情無任感荷夫聖人之行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不肖身當重任誼不得不棄家以爲　國忘身而徇　主悠悠之談豈遑顧恤但所自信者耿耿丹衷實無一毫自利之心也倖在知己敢一吐其愚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頃者三承華翰深荷雅情外甘肅喫緊兵忽饋我以厚禮無因至前殊爲可訝但彼以問遺老母爲辭不忍麾拒但婉辭以却之未與回答然恐鱗翼或有差

池也且聞彼於他處皆有厚餽往年鑽刺之風殆將復作借重一戒諭之令　朝廷聖明功罪賞罰一秉至公營求打點皆爲無用惟竭忠盡力以圖報稱可也人旋草草附此謹將原帖奉覽幸惟鑒存

答遼東周巡撫

李帥用奇出擣使賊狼狽而返乃孫臏走大梁之計比前長定之捷殺降以要功者不侔矣功懋懋賞國家自有彝典諸公運籌決勝功豈容泯少選當請旨加恩不敢蔽也但李帥去年曾餽我以厚禮雖當卽謝却然恐鱗翼或有差池且不肖於渠獎提愛護

意固不爲不厚然以爲　國家非敢有一毫市德望報之心也渠誠以國士自待唯當竭忠宣力以報國家即所以酬知己不在禮文交際之間也渠不知鄙意以爲有所疏外會間幸一譬曉之以安其心堅其志便中草草

合滇中王巡撫

比登奉翰貺皆已具復茲不敢贅外沐總兵前屢次書來俱有厚餽其人見孤門巷閒寂竟不敢投入然亦不索報書切恐爲差人所沒會間借重一謝之並道所以萬萬

答兩廣劉凝齋

竊聞志士不違時而赴功忠臣不擇地而求効頃者借重粵中實以遠地爲歉茲奉華翰欣然以王忠肅諸公自期待此忠臣智士所以乘時而自奮者也以公宏抱其所建立王馬諸公豈足方駕哉浣慰浣慰辱示諸疏尤極仰服夫捕盜之令布之天下非不申飭也而惟江右奉行之不後江右司道奉公之令非不申飭也而惟二道舉行之有效以此見法無常良行之在人耳公今治粵亦豈有異道哉任人責實信賞必罰而已

答遼東安巡按

去歲承示長定事部意以其事已成可罷勿論矣不意該科又有此疏已奉　旨併勘今惟當據實分別真僞以俟　宸斷覽其虛實大小以爲予奪厚薄明主懸衡鑑以裁照決不致有枉抑也辱示事情一一領悉去歲之事不殺到京閒人言嘖嘖不獨執事言之今雖欲曲隱而人之耳目可盡塗乎近日彼中督撫書來又言執事云見不殺奏對稿中有投降等語不敢具覈冊須使人密採而後行者此必執事畏諸人之怨恨而托之不發以自解也然執事有糾參

之實爲　朝廷明功罪愼賞罰何嫌何畏惟當最實

作速勘明則公論自服人心自定矣况覔此事着着

之提李帥之功揭諸日月懋賞重賚不待言矣貝定

卽全粵幸安　朝廷亦必以功疑有之不加深治諸

公胡爲嘵嘵如是耶此後客帖于書爲便字之工拙

不計也

答兩廣劉凝齋條經略海寇四事

仔來知已榮代入卿有期欣慰別具廣事數件以公

唯略回所優爲然不肖有四方之慮不敢不丁寧于

下執事也仰惟照存

一廣中防禦山盜閩已略備惟海防甚疎昨林道乾以喪敗羣寇倏泊河渡使該道有人武備稍預練而致之易耳乃竟無一兵一船使之從容揚帆而去可恨可恨今亡羊而補牢亦未晚也

一林賊前以入彀以閩廣兩處購之彼此爭功遂致敗謀而閩人去者皆被荼毒殊為可恨頃已將此事密付之呼帥公舊在閩中首事呼帥又意所推轂者必為効死今仍宜付之密圖在廣人唯當多方設備張羅以待鳥而已

一南粤設將本公昔所建白乃近多言其不便者此

必廣人慣於遠戍又若閩中牽制耳然論事勢守
堂與者必于門外據險厄要乃為得策此地實海
中要害昨林道乾一來徑泊海岸使此地兵將有
備渠敢越乎公虛心審計畢於防守有益幸為之
規畫以遠措處兵食使人有樂居之意則不强之
而自從倘撫大關係則亦不嫌於前後異議也
一廣中數年多盜非民之好亂本於吏治不清貪官
為害耳夫官貪則良民不懷奸民不畏而盜賊利
足以悟之威足以懾之何憚而不為盜今　朝廷
法紀稍振貪風稍戢盜亦漸少然習未盡變也寂

可患者與閹接壤彼中人衆廉者少又黨與衆盛朋比爲奸法令難行不得不借惠文冠彈治故今日治廣武備固當振飾然節財用察吏治安民生乃其要者也幸惟留神

答鄭藩伯

孤之推轂執事非有平生之素左右之容也實本一念好賢之真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不意別後執事遂橫罹口語鍛羽卑棲使孤愛護難殺力無所及歉甚歉甚雖然此損益進退之關不可忽也辱華翰謂勉修三事除其近名近利之心此語最爲切實孤竊

夠執事近利之心固知必無近名之念似未盡克然此念不除雖苦心白首畢竟但成一鬧人不能爲聖賢佛氏所謂到老只得一把茅蓋頭若今之談學者則所已矣烏足道哉

張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答南列卿陳我度

比聞公不樂南行謂孤聽譖言有所疎外于執事昔此過疑也孤雖不肖其于人之賢否畧窺一班内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毁譽之說自當事以來鑒前人之失首陳皇極之論以開悟　上心消搠偏黨與士大夫相接公言之外不交一語雖有譖言何自而入且昔者拔公于林下誠獨任鄙見非有左右之容也向不因人譽而推轂于岑寂之時今乃因人毁而阻抑于顯拔之後揆之事理殆不其然敢布腹心

幸惟俯諒天衢廣瀾鴻漸之儀豈有量哉

荅操江胡玉吾

承示狂犯之獄不勝駭異許傳　詔旨律有明條彼自罹于辟誰得而貰之但詳其僞疏之意不過以海君爲世望人故託之以陰鼓異類竊竊虛名而不自知先陷于大辟之罪所謂噴血以自汚求名而不得可惡也亦可哀也近年以來人心不正邪說橫行包藏禍心欲傷善害正者何限特斯人不幸而敗露耳大疏一上　主上必且震怒根求黨與其所芟除將恐不止斯人雖群小自作之孽無所歸咎然于宇宙

太和之氣得無少損乎吾聞國君不仇匹夫蟻螘之流殺之不武公若不以告我死生惟命不敢與聞今既已知之則願以解網之仁乞之于左右大疏特令差人停進唯高明裁之

答貴州巡撫何萊山

祇偕求貢事誠制馭虜酋之一機承示即入告 主上已荷俞允其回賜諸物皆命內庫選不穀閱過乃發 聖德柔遠之仁可謂併包無外矣闡化求封一節禮部謂彼中見有闡化王嘉隆間皆曾入貢與復封之說相左恐有詐冒不得不一行查可遣使同順

義一人至藏中一查之當得其要領也其所遺不穀者雖不可峻拒宜奏知　聖主而後受之託掖川公量爲酬答以慰其意仍希以鄙意傳諭順義促之早歸建寺一節似亦可從俟宜大軍門有疏即爲請行此舟歸則貢市愈堅而西鎮可安枕矣若將賓兎一枝携之來歸尤妙不知彼肯從否

又

庚掖川公處置番虜咸中機宜邊方重賴況今俺酋在西一切撫慰經畧非此公不可但毘以子馳驛事被累華膺　主上方留心驛傳法在必行譴罰不貸

恐渠自懷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望公以善慰之小告
不足病大美侯有機會時仍當復其錄膺决不令久
抑也敢布腹心

荅甘肅廵撫侯掖川

荅藏僧鎖南堅叅遍金紵絲二端雲紵絲二端此外
仍加茶百斤及細布等物或再欲從厚則加一數念
珠子去人不便多賫煩即于撫賞銀內處給可入查
盤也仍乞代爲傳示謝其遠意通貢一節已奏知
主上俞允今且先授禪師之號後若化虜有功次第
加進决不悋惜此後中華番虜合爲一家永享太平

垂名萬世矣其順義先已傳諭今不審當再諭否望
公以便宜行之如欲遺以食物亦即撫賞內處給亦
可

又

叠辱翰示處置番虜機宜具見雄畧重鎮得人　朝
廷可寬西顧之憂也在鄙心尤切傲仰比者　主上
方加意驛傳而怪有司之不奉法適會有糾舉之疏
遂觸　上怒不肖雖極力調停猶不免有近日處分
然此乃公差遺不得人非賢郎之過且公在鎮功勞
自當勒之旂常一眚不足相掩也俟後有機會仍當

爲公光復臏典恐執事者不達　朝廷所以重令之意而過爲疑畏或於展布有妨故道其本末如此𠕋瞻之要惟公諒原

荅宣大巡撫吳環洲

虜酋既失利于西勢必歸巢今欲建寺迎藏僧來蕃藉此以掩其敗也歸之遲速亦任彼意不必加意促之使得借以爲重

荅豫所呂相公

伏承華翰知台從巳返仙里仕宦而至將相衣錦而歸故鄉古人所羡豈易覯哉數年共事政府荷道誼

同心之雅以不肖之淺薄所以能竭駑策蹇效忠於
國家者非公其孰能成之功在天下而人不知斯可
謂至德也已矣別來倏忽改歲遐想高踪既深歎挹
追惟夙誼復愴離襟使旋附候厚惠不敢當輙以璧
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南司成許海獻

辱華翰領悉方今急務惟在正人心明學術使人知
尊君親上之義若其科條規畫可因者因之不必屑
屑苛擾也胄監錢糧原不入查盤此中亦未有疏似
在可已

咨河道潘印川

去歲積雪凝寒癸春未改竊以爲憂高堰黄浦工恐難就兹承教知大患已除兩工底績遥堤湖堤次第將竣眞爲之喜而不寐公平成之績寧獨一時賴之乎仰甚流移初復理宜優恤大疏即屬所司議覆舊逋悉行蠲免但七年以後須再加查勘乃可定議據所開被害州縣未必皆同施恩自當有等即一縣之中恐亦難以例論也被患甚者雖蠲三年不爲多否則即一二年不爲少若地處高阜水患未及者又當照舊徵輸難以槩從蠲免高明酌之今且宜大揚告

言宣示　德意俾復業之人知　朝廷保民真如赤
子堅其旋定安集之心也

荅楚撫院郭龍渠

承示鼓鑄事仰見導利足民之意鑄行新錢有碍舊
錢此在原行錢地方有之若敝府則事在創始民間
惟以得錢爲便無擇于新舊也緝獲妖犯解赴貴州
審質誠便但彼中渠魁已決無與質證獨卷案存耳
恐亦無以明正其罪也揚仲魁即曾光之說似未必
然且彼既認傳書一事則亦知情藏隱之人不必論
妖書之有無也若今日即以爲曾光而誅之萬一

後獲眞犯何所歸罪惟公愼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言治術

道從入閩兩奉翰教深悉遠情閩素稱難治頼劉龐二公先後經理其俗稍易然猶未能翕然丕變也殷之頑民更三后而後理閩俗之變惟凝齋克愼厥始惺菴克和厥中來諭求二公行之已試而盡美者修飾之其行之雖善而未盡美者調濶之斯公之所以克成厥終也人物品流亦無定論惟在試之而責其成功毋徇虛名毋求高調則行能别矣韓信驅市人而用之卒以成功賞罰明信任當其才也猥辱俯詢

敢獻狂瞽惟高明採焉

荅楚學道金省吾

承華翰領悉分道帶管原以道里遼遠難于歲歷故採言官之議比照陝西宜大事例分督責成且近來于進者徃徃借口督學不歲考以致儒童上進無階今割遼方十一以省涉歷之勞得以從容校閱于進者無以借口所割郡縣又皆人才稀少之地竊謂于貴道事權原未損也承示不兼管事宜有部議未悉者望詳兩院題請議行公若自奏恐生彼此之嫌

荅棘卿劉小魯

徂冬及春兩奉翰教極荷不忘承以太翁太君隧銘
見委自遘先人之變公私悤卒苦情鬱抱公所深憫
坐是久稽嚴命諒不重譴也玆得小間且漸近禫除
將尋楮公管子而從事焉使者先歸期以夏間呈覽
老母去冬小苦旋伕平復入春眠食比舊差健辱垂
問兼承尊夫人厚貺深荷雅情唯惠不肖者則不敢
當輙以璧諸使者統惟鑒原

荅甘肅巡撫侯掖川

藏僧通貢授官給賞事前歲已悉僧衣圖書等項俱
付差人賫上矣俺酋折北于西伐從此能卷鋭以俟

再舉策之上也乃逞忿報復以致部衆離心勢窮力蹙必致一敗塗地而後已此天將亡胡之徵也請和西番斷不可許回巢建寺一節亦止可量助物料工完　賜以名額豈有堂堂天朝特爲建寺而勸之回巢者乎凡此皆挾中國以爲重而示威于虜剌不可從也自今勸令回巢之言亦不必太急彼既喪敗勢不得歸然亦必歸令在西海不免爲貴鎭擾公且耐煩處之撫賞費用已屬本兵議處諒彼亦自不能久也

## 答浙江巡撫言馭將

前有人言執事日飲不事事者故急以奉聞其書乃不穀手筆何久不至耶將虚冀或有差池耶幸惟查照　朝廷體統紀綱文武共守浙中總兵不以主將自居叅將不執偏裨之禮如此而謂之沿習舊套不穀不敢以爲然也假令兩司官于撫按不以爲統率撫按肯相安耶近來將官卑靡已甚　祖宗之制恐不如此當事者但樂其柔和爲將者亦競爲趨承一有風塵之警誰則當之此　國家之憂也執事高明當有味于愚言

答宣大王巡撫

前承教用過馬價已屬所司如數開除兩㕑翰示虜

勢披離如此誠中國之利但犬羊之性不羞困辱强

則包𤇆弱則屈服雖身爲奴隸而不耻順義既失利

于西部衆散叛青酋失恃不足以支土蠻之彊今雖

遘釁終當爲之臣虜土蠻若以鞑驅之脅以夾帶馬

彼必不能違也鄙意謂今歲市在我仍宜示之以强

不可曲徇其情舊額之外一馬不增如違即閉關謝

之走告俺酋責以違約彼既敗衄方歸命于我必能

約屬青酋受吾覊絡如此而后貢市可久不然東虜

方强青酋不支他日之禍且中于上谷矣唯高明裁

之

咨河道潘印川論河道就功

比聞其湧已塞堤工漸竣自南北者皆極稱工堅費省數年沮洳一旦膏壤公之功不在禹下矣仰睇南雲目勝欣躍追憶庀事之初言者蠭起始功倖敗者旁搖陰煽蓋不啻築室道謀而已仰賴 聖明英斷俯納讜言一舉而裁河道使事權不分再舉而逮王揚使冥頑褫魄三舉而謫林道之妄言什與議之赤幟使無稽之徒無所關其說然後公得以展其宏猷底于成績皆 主上明斷屬任忠賢之所致也公乃

舉而歸之不穀之功惶愧河道舉劾疏例不可少已

下部覆行

答吳環洲

前上谷王公偵報虜情言青酋爲土蠻所掠執益衰弱今歲市馬必不踰額不穀即復書言犬羊之性惟論強弱不羞卑辱強則炰烋弱則俯服雖身爲奴隸而不恥今順義既失利于西青酋失執土蠻以力驅之彼必不敢不從則上谷之憂方始未可遂爲安枕也今聞青酋果卑詞厚禮以求解于土蠻此詎庸歟安能自立將來反攝其情叵測須順義歸而約束之

故今日之執仍當懷來順義以制土會未可因其衰敗而遂棄之也

答總憲吳近溪

厚華翰知台從已履任視事欣慰近來海上多妄報邪警冒功要賞將來或生他變不肖深以為慮故前擬 旨戒諭茲奉來教已洞見其弊矣賞罰明當乃足勸懲未有無功倖賞而可以鼓舞人心者此皆將官欺罔之言不足信也近日遼左虛冒功級雖督撫大將已降之恩皆追奪況此輩乎

答邊鎮張巡撫

長哭近不得貢必乘我撤防之時踵其故智誘執邊人要求所欲撓報近實但謂其有精兵千餘此處肯也辱示總理布置已得勝筭然彼覘知有備亦不敢入諒已解散矣

答遼東安巡按

斷疏至部議殊相左覆語仍為兩可之詞又造為危言以相恐請給軍士半賞不敷皆末之從然舊恩方寢新恩旋降　朝廷于督撫諸君厚耶薄耶前承手諭以事未定故久稽酧答茲略謝區區幸惟鑒亮

答雲南巡按劉九澤

所示條約咸當事理切時宜非空言也敬仰李中溪老先生書祇領八旬老翁每書手筆細字殆非塵寰中人也方籓伯清眞孤介平生不求人知而人鮮有知者惟不穀引薦之以至于今誠宜量處以勵有位近來交際之禮曠然俱絶故雖知厚如執事亦不敢領惟垂亮之

荅陜西學道李翼軒

頃有人以執事爲太嚴者然不如是焉能振頹綱而正士習乎世俗之所非議不穀之所深喜也願益堅雅操以副鄙望

荅甘肅廖巡撫

辱華翰并所示虜情一一領悉老酋喪敗之餘不思知難而退蓄威養銳以俟再舉乃爲套虜所誤空國以逞慫以動衆衆心不齊未有能勝者此不一敗塗地不已也今惟有早歸故巢撫有東部迺爲上策一切撫處事宜知公心力俱竭矣

荅三邊總督郜文川

辱示虜情領悉東西任彼攻殺在我惟撫處不失自治有備長策無出于此矣順義老矣喪敗之餘部衆離散勢必不久此會被套虜必當有變公計它日有

當經畧者頗及今圖之延鎭主餉缺乏實因先年妻

報脫誤茲奉教已屬計曹議處

荅兩廣劉凝齋

承示羅旁善後水渠兵防事捧讀再四深服宏畧粵

東海防疏辦誠如尊諭今宜以造船練兵爲急但行

須以漸多方鼓舞使人人思奮可也根本切要在精

察吏治使百姓平日有樂生之心則臨變而作其敵

愾之氣惟高明圖之

荅福建巡撫耿楚侗談王霸之辯

辱華翰并所梓綸簡彙編惓惓以奉行　德意安民

生飭軍政爲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
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
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
過富國強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
譽我矣吾安能使國富兵強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
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
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強哉後世學術不明
高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強便云霸術
不知王霸之辯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奚必仁義之
爲王富強之爲霸也僕自秉政以來除　密勿敷陳

培養　沖德外其播之　命令者寔不外此二事今
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難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
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爲富且强哉公今不以僕爲
卑陋而留心于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嚴實考
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爲虛文
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反澄洪縣令二疏俱屬所司
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
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于僕之耳苟利　社稷死
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于
國家寔爲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于浮言也

答進鰣鮮樞使言進奉騷擾

近年進鮮舡隻沿途騷擾每處索氷錢二三十兩夫役至百餘名地方被其毒害不敢聲言以進鮮事重也今年有李進者暴橫尤甚毆死賀御史之僕此中臺諫皆為不平有欲言者生力止之謹以告之門下竊意進鮮重事固不敢減省然亦宜裁其虛冐舡隻革其附載私物定以限期治其違犯之罪仍選差謹愼小心者勿令多帶積猾棍徒庶奉使者知警而地方官民亦戴公之德無窮矣近 内府諸衙門積弊頗雙林馮公加意釐革天下蒙福公若肯留意于此

郎馮公不得專美且樹芳名需大受亦在于此唯高
明圖之

答邊鎮賈巡撫

近聞順義已歸七八月可到又將麻喇僧盡行殺戮
必忿其敗而逞怒于西僧也老僧舉動乃爾不知的
否幸差人偵實仍思撫馭之策

答兩廣劉凝齋言賊情軍清民情

羅旁自擅不討之日久矣往大征之舉擒斬以數萬
計不可謂之無功但此中徭賊不能為害為害者狼
賊耳徭山而蠢狼流來無根黠而好亂大兵一臨徭

先走於狠即竄穴中壕木狄官兵搜而殲之無敢抗臂故所殺者皆徭賊也山深箐密逸刀漏網者安得盡無及大兵旣退下令招降則狠賊又聽招而來或詐作流戸願受一廛或託言以命悝而歸欵有司不察慨行容納彼乃嘯其徒侶縱其故巢人知我防守單弱大役難再逞其故態擾我新民故今月之爲亂者蓋狠賊非徭賊也此賊情之大較也至于浙福之兵皆浮募無籍之徒利于征剿憚于防守征剿則有鹵獲之利功成有陞賞之榮而賊衆又弱而易攻非南倭北虜以血戰而得之者故官兵無不樂于用兵

賊平之後株守窮荒升斗之粟不足以糊口一有失事罪且不測故防守之兵無不利于人之爲盜甚者身自爲賊矣烏盡弓藏兎死犬饑故諸將士多張大賊勢者亦未可盡以爲然也此軍情之大較也夫天下未有一舉百當絕無後艱者譬彼芟草鋤鉏既過根芽再萌惟旋生旋除之耳嘉隆之間廣中處處皆盜議者謂嶺表非我版圖矣不穀違衆而用殷司徒凌司馬數年之間稍覺寧定然二公承大亂之後闢除草萊開通徑路急在除賊救民而已其中寧無有缺而不偹粗而不精者今日正賴補苴塞漏以終成

其功爾殷之頑民以衣冠之胄族處畿邑之近地猶
世歷三紀人更三哲而後能變况蠻荒榛菁之區猿
狖䶑鼯之類可責之一旦服吾之教令哉甲冑之士
喜言征討閭閻之開又若謌䋣惟公孰計而審圖之
五類以南盡以付公不從中制或以威服或以德懷
存公必有勝筭敢獻瞽言惟高明擇焉

荅南守備許樞使

士大夫宦南中者稱公之賢如出一口夫人有賈譽
于一時而渝節于後日者不誠故也惟公令聞旁達
久而愈孚此豈可以聲音笑貌僞爲之者哉惟益堅

雅志以副厭緘是望

答河漕姜按院

河工善後大疏濬中事理即屬所司覆行張國用查係三月初間已屬順天府差長解押發乃至今尚未到此必中途賄通矣頃已令該府捕長解家屬監候又行逐程挨查于何處脫逃務見下落事係考成期限已迫若此時尚未到執事亦宜上疏自白請 旨緝拿務令得獲正罪庶足示懲若已到則照在京例盡法處之不可縱也

答錢按院

膠萊之議王寵副原未題請但以巳意經營巳廿七成矣王以憂去不終其事後來議者以爲奇功張大其事計費以百萬而東人又憚于勞費故屢議屢阻今不另設官不大動衆惟責成巡撫該道以終王寵副之功需以歲月必可奏績但須爲撫臺者肯以身任之事乃可集若按院不過建議而巳議者一人行者一人復爲道謀耳

答應天巡撫仲遺論收遺才

宋陽山倜儻高明之上小節疎畧有之然不如言者所云也不穀與之同年最厚今也蒙垢以殁殊爲怛

然承示欲爲具題此厚道也公論難泯諒無人言生徒告考遺才雖部覆科疏新奉　欽依恐難曲從竊意諸生不過欲准考耳如專屬提學容其續考稍從寬政勿使有遺則士子之願遂矣何必按院收之而後爲當哉舊時經按院收考首數名多中式者故諸生之暨告有以也然亦私矣雖高明裁之

答雲南巡撫

先後手札示滇中東西夷情惟因俗以治斯一言蔽之矣至謂率循舊撫之政不必另頒條約尤見虛襟雅量此正流俗之所不及安可謂之無能也安素儀

過縱安樂今已五年一旦欲逐之他求其勤必不能且彼情性論强弱不循理法其熟不足以統馭雖佐僻亦將甘心俯首而歸戴焉不然雖以頹閱之賢彼不服也安樂既爲彼中所歸何必强奪此係地方安危甚重何嫌何疑而遷延不决耶且勘合終須完銷但以學裁處之勿復致疑

答吳總憲

辱華翰深荷雅情大惠槩不敢當輒璧諸使者若係取之屬郡仍望查歸主藏庶後來查盤僕得以自雪也水災疏下計曹議覆侯勘至當請于　主上特加

優恤

答宣大巡撫吳環洲言虜搆釁之機

九貢告成 國威遠讋咸公之功閱視覈實必有懋賞矣市事諒亦不出此月可竣昨語代者姑緩其行俾公得收全美披對之期以在冬初今歲增賞數亦不多已語該部酌從其請辱示問吼恰台吉絕婚土蠻激勸青酋陰爲合從俱爲奇策但得二虜搆釁則在我可以坐制此等機括不惟時輩不知即本兵素嫺邊事者亦未可深語也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

前報吳中水災大疏先至已奉　旨下部議覆後見
水利疏有惡黨聚衆搶奪事竊謂逆亂之萌亟宜早
折故不及下部徑擬　旨嚴禁公徒見水利　旨先
發謂賫疏人後期實不然也天災流行　國家代有
朝廷亦何嘗坐視不爲拯救叵奈吳俗輕狡動爲揑
造家居者謂公督賦嚴急見災不報宦京者謂不必
行勘徑宜蠲免而兩都臺諫遂有以此爲言者不㲄
惟鎮之以靜紛紛之論一切請罷不行會少師馬處
席即用公啓推而羣議始息公堅定初心無搖浮說
主上明聖　國是久定期不令任事之臣見鑠于衆

旨也

答憲長周友山講學

辱華翰領悉吾所惡者惡紫之奪朱也莠之亂苗也鄭聲之亂雅也作偽之亂學也夫學乃吾人本分內事不可須臾離者言喜道學者妄也言不喜者亦妄也于中橫計去取言不宜有不喜道學者之名又妄之妄也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言不宜不喜道學之爲學不若離是非絕取舍而直認本眞之爲學也孔子自言人不如己之好學三千之

徒曰聞其論說而獨以好學歸之顏子今不穀亦妄自稱曰凡今之人不如正之實好學者矣承教敢直吐其愚幸惟鑒亮

答河道潘印川

賤恙遠辱垂問深荷雅情蒲柳之質望秋先萎入夏以來腸患日瘡牙痛纒綿本既脆弱加以百責攸萃晝作夜思救過不給故未老先衰也年來所患莫大于河今使公鴻猷平成奏績不穀因得藉手以少效于萬一一年內庶幾可納鶩鑰詶去矣諗伏秋已過諸工無恙秋杪冬初可告成事第前行各撫臺勘議

上流隄工事完未聞奏報何耶

答宣大張巡撫

長昻黠虜不臣久矣　朝廷本欲聲罪致討但以禽獸畜之故每事包容今若悔罪負切輸誠效款亦許自新貢馬不必勒令盡補舊逋蓋虜之所利者賞我之所重者非貢也若情在要挾無悔懼之實則閉關以絶之嚴兵以伺其閒出竒以擣之威行而後可用恩也惟審圖之

答南兵部凌洋山言水災

吳中水災異常皆執政非人上干天和惶媿頃已三

奉特旨優邱侯勘至當有處也進鮮內臣沿途生
事從來已久棍徒倚執妄爲亦不盡內臣之咎頃內
守倫喬誠齋自任處分不較遂擬而易之大疏一上
似攻其短難以相處矣不如勿上庶不激而事濟乃
爲善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林賊前遁東埔曾屬劉凝齋賂寨目藕姓者圖之業
已就矣會廣人爭功謀泄賊遁而寨目被晃差人遇
害今藕姓者幸復用而讐此賊甚深圖之必力可再
用前計擒也所獻牙蛸宜受而厚賚之以堅其意喬

憲副顧爲閩人所陷訪議盈箧非不穀極力保全則削籍久矣今始脫出火坑留之恐終不免乃銓部又調代沈植者亦素有幹局必勝所任故此二事皆不能從命然人之才具亦不甚相遠唯賞罰明而信任篤則人皆可使也

荅宣大巡撫

靑酋今歲市馬數減諸部效順皆公制馭之功敬服二酋伏罪順義與靑酋之忠順誠宜獎賞但數年以來東鎮每報靑酋部衆從土蠻犯遼而環洲公堅謂無此事不穀亦每以環洲公之言報本兵臺諫昭貢

虜之無他今若有此則東鎮數年所報皆賞而環洲之言似爲虜會疆解者貢市從此釁端生矣且二會皆靑把都部衆彼不能約束其衆亦與有罪焉今者罰處庶能自贖未見有功也幸與環洲公熟計之或將所罰頭畜盡以給部衆之良善者靑會自以公意量給服物以犒之順義俟回日另行賞勞可也大羊之性唯在獲賞必不問其所從來且公專閫外有利于疆場便宜從事可也原虜詞二紙納還

荅張巡撫

武庵龍者各巡按皆力薦其賢惟銓宰詞其善趨承

以躐虛譽爲驩虞以誑愚民昔太平爲卑知之甚眞已欲劾處不穀止之以有近日之轉然不知此公之誠且僞也大疏保留于民心順矣柰與銓部意左恐未必覆允惟公裁之

答陝西提學李翼軒

承示查改書院併田糧事一一明悉必如是而後爲芟草除根他日亦不得議復矣但單屯難以招買只宜募軍佃種納糧幸惟裁之比審學政精明風標峻整旦夕部議公平必當爲舉首矣慰甚令弟高擢小兒得附傍未通家世誼益契深矣何幸如之

荅應天巡撫胡雅齋

吳中鑭邮部覆雖不能盡如所請然比之嘉靖甲寅辛酉已爲優矣但踰格之恩宜從上出　皇明祖制凡優免稅糧當內定于心臨期促決勿使人先知要名于外良亦爲此乃聞公以議蠲分數遂傳布于民間彼中士民方藉目以望而　朝廷又不能盡從其請則恩出于下怨歸于上矣今宜如部議宣布上德意從實舉行

荅藩伯徐公學古

別楮云云誠有之不穀不佞見教月前已馳書南中

臺諫爲公營解傳于乃不穀門生諒不相違矣平生所薦達保全天下賢者甚衆皆不使人知茲因示及謏爾奉聞亦以釋公之疑也

答河道巡撫

膠萊通渠先年王憲副掰之工已強半今但尋其遺跡續其前功以通商爲名責之該道假以歲月可無大費而辦要之商通而漕亦利矣奈何近年議者鬨張太過東人憚于勞費百方沮撓以故旋議旋罷承教極盡事理但欲動支錢糧必經題請而代公者又未知能任其事否俟公入京面議

荅大同巡撫賈春宇討遼薊協爲聲援

辱示老酋回巢宜加賞犒及准青酋續市俱制虜要機雲中墩墻俱用磚包誠一勞永逸之計但六百里邊墻取之于班軍口糧能辦否幸與新督撫計之先報土蠻大舉犯邊卽馳語該鎮戒備堅壁淸野李帥持重勿出使戚帥選銳出關應援而自以重兵駐一片石伺間出奇邀擊近報賊犯寧前見我兵雲集卽望風而遁然非大衆賊也承教允合機宜自此遼薊聲援相通二將協和勠若常蛇不敎於此頗殫心力但時人未必知耳

答兩廣劉凝齋

欝林獲功在公建牙之始先聲震疊軍威丕振矣薄賚未足以酬尚有待焉但聞推官劉于麒先被賊執今報病故豈即殁于賊中耶抑脫賊而後亾也廣右議征八寨此或不容已者已屬本兵從其請矣廣中軍令素弛濲兵爲賊今一切以法繩之須行之以漸而又有以待其變乃可睢審圖之昨據閩中報東埔寨主言林賊雖投入暹羅尚往來攻彼寨寨中蘇姓者與之深仇必欲擒之此即公撫閩時用計購致者昨已齎屬耿楚侗及呼帥良朋仍循公前[illegible]令蘇姓

圖之此賊若徃東捕公不必再遣問恐爭功漏泄如昔年之事若在邏羅則可用計亟圖以杜後患

答保定廵撫張滸東

林知府被盜此中一月前已知之近京地方仕宦遇盜豈容掩乎邑令之掩匿益亦愚矣又九月初間有人言保定地方礦賊竊發官軍逐之致傷十餘人外之亦未見奏聞不知其事實否附此一問

答南司馬凌洋山

辱示議處馬快船疏切中事理已屬兵部覆行前得龔道長手書極稱羅旁盪定之功而深以劉凝齋之

前案爲失策且言前誤用司道之言辜爾題 請
征剿後親巡羅旁舊巢始知不必用兵惟當從容處
置以終前人之功固未嘗有一語搜求承示謂蓄有
機括恐未然也近日擬 旨及覆凝齋書咸用其意
謹錄奉覽

荅兩廣劉凝齋論嚴取與

八寨之征在兩鎮似不容已本兵已覆從其請鹽利
事自隆慶五年建議今十年所積尋止五萬已擬
旨下部稽查往日浪費之獘雖不可返庶可救于將
來耳監司撫按取受不嚴交際太多費用太泛皆嘉

隆以來積習之弊各省大抵皆然而廣中爲甚自不
穀戴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兩廣諸公之餽寧止萬
金若只照常領納亦可作富家翁矣若此類者不取
之民而孰辦耶夫以肉驅蠅蠅愈至何者以致之之
道驅之也司道之取與不嚴欲有司之從令不可得
矣督府之取與不嚴欲司道之從令不可得矣尊示
謂稽察吏治貴清其本源誠爲要論顧積習之弊亦
有難變者一方之本在撫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穀
當事以來私宅不見一客非公事不通私書門巷闃
然殆如僧舍雖親戚故舊交際常禮一切屏絕此四

方之人所共見聞非矯僞也屢擬　殿肯奬廉抑貪欲庶幾以身帥衆共成羔羊素絲之風而終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常絶也鑚刺之門未嘗壅也雖殘茶茹蓳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雖然不敎固不敢以人之難化而遂懈其帥之之心也早夜檢點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盡是懼亦望公俯同此心堅持雅操積誠以動之有頑寔弗率重懲勿貸至于中傷毀排則．朝廷自有公論可勿恤矣張帥已屢飽難以驅策代者似可用幸少優假以鼓勵之諸惟鑒亮

荅藩伯周友山論學

不穀生平於學未有聞惟是信心任真求本元一念則誠自信而不疑者將謂世莫我知矣屢屏華翰譽爲許可孰謂世無知己者乎以代公雖去猶未去也君令臣恭古今通義如其不善固不可强人以必從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今人乃務抗上令以爲名不知嬰令方命孔子以爲惡德堯舜之所不容也近見江右二司入京者語及常推事猶是常而非公乃南中臺諫亦遂有物色之者不穀已極力曉示之矣新直指出仍當詳語之然公既有取于不穀之學則世俗之横議亦勿恤可也

答三邊總督郜文川

而義東歸終始守約款順彌堅皆以公之鴻略也至欲從寧夏內邊經行一節鄙意切謂當力阻之然計其時從違已定故亦不及矣寧延二鎮已免擾費又因以杜諸虜往來之釁彊圉之利也張臣調用以張傑代之俱如教屬本兵議行其蕭侯公處虜功多須請

旨特與一廕其前廕則不可復也餘領悉

答陝西學道李翼軒

項者部議評執事卓然異等望實僉愈茂　賜環有日矣不穀愛賢一念實出至誠辱遺謝爾以為媿

答兩廣劉凝齋計處海賊

辱示羅旁兩山漸次平定慰甚龍川河源撫賊旣寔頑不悛法當芟除且粤中安揷各撫民將視此爲向背除去此種餘卽破膽矣聞林賊近已爲暹羅招致或可因而圖之項已寄語閩中當事者言此賊在東捕則屬之閩人廣中不必措意在暹羅則屬之廣人閩中不必爲謀恐兩處爭功如昔年也

答河道江心源言裩徒假借

近來各處盜防稍弛故借淮事以警之非苛求于左右也復辱遣謝深以爲媿承示管河諸君俱宜責成

久任侯勘官奏至悉如所擬留用也近訪有棍徒假名張梅稱爲不穀家人于江南北一帯貿易聞公亦爲所誑給與牌票悉免關稅又擅乘驛船有所求索即小兒嗣修已拏獲付之于理矣小兒居家閉門誦讀即敝郡有司亦罕與接見四方相知有恵毫不敢領豈復差人遠事貿易乎此後再有奸人假稱不穀族姓家人者不論真僞即置之重法如公不忍加刑希差人拏解來京願得而甘心焉仍乞通行貴屬嚴加緝訪有重令脫逃者將官吏提究庶奸人無所假借地方亦免擾害徃王敬所督漕曾有詐稱寒舍子

弟者即特擢殺不穀至今感之諒公愛我必當厚於敬所也敢布腹心又聞前如江令有令弟名一鯤者與焉信否法紀所在恐不得以親撓也

答福建巡撫耿楚侗

貴屬諸君才品公評雋精當俱貯之囊中次第用之沈二等非以才望擢用公論素許劉豈能中之丈地畝清浮糧爲閩人立經久計須詳審精覈不宜草草各經委正官　朝覲畢即促之赴任林賊旣入暹羅已專令廣人圖之閩中不必措意恐語泄復蹈前日之轍若干束埔仍有往來則結江黄以爲聲援亦二

策也劉令弭盜之功甚奇雖不必奏績而其功宜紀錄

答薊鎮巡撫張崌來

虜酋帥衆掠史車二酋原因盜馬索賞耳夷虜彼此侵盜乃其常態諒無他虞但史車二酋每每訴寃於各部及其來攻又急控我謂其侵犯且求庇援不從則彼謂我不足恃而有離心從之則各部又謂我偏庇有罪而竊爲口實要在辯其曲直從公處之須直指倉惶來報已詳示以此中委曲令聽督撫處分也

答南守備樞使喬誠齋言治差役騷擾

南中差遣公所措畫已極嚴密自今奉差者恪守約束必無事矣驛遞積猾與各官跟隨棍徒通同爲奸侵欺破冒而内臣爲其蒙蔽事發乃獨任咎奬誠有之奉教即示各衙門嚴加禁治

答殷石汀

小兒嗣修懋修曾從汪南明公學古文詞昨懋修場中五策似欲步趨其一二者今附二册煩爲轉寄呈覧以謝其指教厚意然晏兒學語殊未成音聊以搏笑云爾

答兩廣巡鹽

寧遠廣鹽改復商販誠爲省便但殷石汀以古田初復戍兵額餉取給于此原議三運後乃漸滯殆轉輸造船之法有未周悉似難盡咎于官運也今擬兩路并行似于官民俱便人之趨利如水就下既開此實路近而利大將來廣右之運必至盡廢古田軍餉將安所出不可不深長思也更望熟計其便

一荅陝西學道李翼軒

華翰領悉諗榮滿期迫以執事風望目下便宜喬轉今既有欲盡之情當暫停以俟奏最也